



您的位置：学人论戏 - 陈美林专栏 - 正文 [返回]

## 试论丁耀亢的戏剧创作

11 | 108

作者:陈美林 吴秀华 来源: 时间:2004-10-15 20:38:03 浏览:995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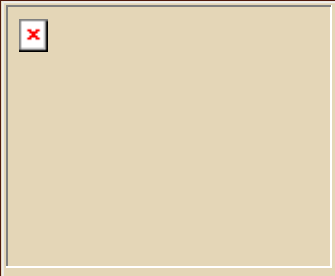
[内容提要] 丁耀亢目睹身历了易代之际国破家亡的惨痛,因此,其作品流露了较强的民族意识,反映了一位封建士子在历史剧变时期的复杂心态。丁氏剧作在内容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浓厚的“遗民情结”,其具体表现为:控诉清兵的残暴,推崇民族气节,抒发故国故人之思;二是入世精神与出世情怀的矛盾交织,其具体表现为:知识分子心存用世的思想、独立的人格与由清兵野蛮屠杀所激起的民族意识三者间的交互作用。在艺术上,丁氏戏剧“远胜于《六十种曲》中之寻常作品”,在语言、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关键词] 丁耀亢 戏剧 民族意识

丁耀亢,字西生,号野鹤,又号紫阳道人、野航居士等。山东诸城人。丁氏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卒于清康熙九年(1670)<sup>①</sup>,是一位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文士。耀亢“少孤,负奇才,倜傥不羁。弱冠为诸生,走江南,游董其昌门”,“顺治四年入京师,由顺天籍拔贡充镶白旗教习”,与名公“王铎、傅掌雷、张坦公、刘正宗、龚鼎孳”等人结交,“日赋诗‘陆舫’中,名大噪”,“后为容城教谕,迁惠安知县”<sup>②</sup>。丁耀亢的著述颇丰,有诗集多部。其为诗“踔厉风发”,“开一邑风雅之始”<sup>③</sup>;其小说作品《续金瓶梅》“褒贤鞭佞,崇节诛淫”<sup>④</sup>。由于丁耀亢目睹身历了易代之际铁骑入关、生民涂炭、国破家亡的惨痛,因此,在他的创作中流露出较强的民族意识,洋溢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反映了他在历史剧变时期的复杂心态。对于他的小说,已不乏论者,而对于他的戏剧,则少有人论及。现仅就他的戏剧创作略作评述。

湖北崇文书局同治壬申(十一年,即1872年)重刻的《表忠记》(又名《蚺蛇胆》)卷首有丁耀亢族裔丁守存的跋语,记其戏剧创作达十三种之多。现仅存四种:《化人游》(顺治四年,即1647年完稿)、《赤松游》(顺治六年,即1649年完稿)、《西湖扇》(顺治十年,即1653年完稿)、《表忠记》(顺治十四年,即1657年完稿)。另存剧目两种,即《非非梦》、《星汉槎》。其剧作已被收入《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郑骞在《善本传奇十种提要》中评价丁氏的戏剧道:“或沉雄悲壮、或清丽缠绵”、“远胜于《六十种曲》中之寻常作品”。<sup>⑤</sup>可见,丁氏的戏剧创作是有一定成就的。

丁氏现存的戏剧作品,均创作于清朝初定中原的十几年间。其时,战乱仍未完全平息。朱明王朝的残存力量以及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余部仍在一些地区与清兵进行着激烈的战斗。王朝在继续用武力征服全国之余,也采取了一些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措施,如迅速恢复科举考试,开设“博学鸿词科”等,以高官厚禄来消弭汉族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敌视情绪。不久,除边远地区外,清王朝的统治秩序逐步得到巩固。尽管如此,清兵入关时野蛮的杀戮行为给人们带来的惊悸心理,仍然潜藏于民众心底。正如丁耀亢在作品中所表现的,人们毕竟不能忘记“荒野里人民逃窜,村落里红烟撩乱,到处里尸横血溅,无处避流星掣电”<sup>⑥</sup>的血雨腥风的场面。而由野蛮屠杀所带来的民族仇、家国恨,便成为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在决定以什么样的



### 子栏目导航

- ▶ 谢伯淳专栏
- ▶ 厉震林专栏
- ▶ 杨孟衡专栏
- ▶ 苏琼专栏
- ▶ 刘祯专栏
- ▶ 胡开奇专栏
- ▶ 高益荣专栏
- ▶ 李时学专栏
- ▶ 刘家思专栏
- ▶ 陈吉德专栏
- ▶ 夏写时专栏
- ▶ 桂迎专栏
- ▶ 杨伟民专栏
- ▶ 陈友峰专栏
- ▶ 黄振林专栏
- ▶ 元鹏飞专栏
- ▶ 顾聆森专栏
- ▶ 吴敢专栏
- ▶ 李祥林专栏
- ▶ 车锡伦专栏
- ▶ 阎立峰专栏
- ▶ 马建华专栏
- ▶ 王晓华专栏
- ▶ 孙柏专栏
- ▶ 胡金望专栏
- ▶ 苏子裕专栏
- ▶ 胡德才专栏
- ▶ 伏涤修专栏

- 林好专栏
- ▶ 陈军专栏
- ▶ 吴保和专栏
- ▶ 叶志良专栏
- ▶ 叶明生专栏
- ▶ 吴新雷专栏
- ▶ 康保成专栏
- ▶ 徐大军专栏
- ▶ 谢柏梁专栏
- ▶ 陈维昭专栏
- ▶ 苗怀明专栏
- ▶ 袁国兴专栏
- ▶ 赵晓红专栏
- ▶ 孙书磊专栏
- ▶ 朱恒夫专栏
- ▶ 徐子方专栏
- ▶ 陆林专栏
- ▶ 陈美林专栏
- ▶ 范丽敏专栏
- ▶ 刘水云专栏
- ▶ 苏涵专栏
- ▶ 车文明专栏
- ▶ 周宪专栏
- ▶ 李伟专栏
- ▶ 俞为民专栏
- ▶ 陈多专栏
- ▶ 孙惠柱专栏
- ▶ 刘淑丽专栏
- ▶ 吕效平专栏
- ▶ 黄仕忠专栏
- ▶ 王宁专栏
- ▶ 解玉峰专栏
- ▶ 田本相专栏
- ▶ 廖奔专栏
- ▶ 吴戈专栏
- ▶ 周宁专栏
- ▶ 周安华专栏
- ▶ 赵山林专栏
- ▶ 黄鸣奋专栏
- ▶ 陈世雄专栏
- ▶ 彭万荣专栏
- ▶ 周靖波专栏
- ▶ 施旭升专栏
- ▶ 宋宝珍专栏
- ▶ 王兆乾专栏
- ▶ 胡星亮专栏

态度面对新朝时的一个重要标尺。面对这一现实，清初的知识分子明显有三种不同的表现：一是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批思想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标榜气节，以遗世独立的态度，不与新朝合作；二是以刘宗周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国存君父存、国灭君父亡的态度，追随朱明政权的亡灵而去；三是以钱谦益、龚鼎孳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变节事清，在新政权里谋求一官半职。丁耀亢在明清鼎革之后也曾仕于清，但他之仕于清，实有为稻粱谋的不得已的苦衷。在易代之际，其兄耀昂、弟耀心、侄大毅均死于非命，另有一侄彘佳“为大兵所伤跛一足”<sup>⑦</sup>，而他本人因两次携母仓皇入海避难，致使家产被占，长期诉讼不休，所有这些，使他对亡国破家之祸有切肤之痛。进而在作品中也有所反映，以致于他的一些著述遭到禁毁，如《清代禁毁书目》称《丁野鹤遗稿》“中间违碍之语甚多”；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称《续金瓶梅》“背谬妄语，颠倒失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丁野鹤诗抄》“时多激楚之音”。这些记叙和评说，正透露了丁氏之作的“不合时宜”。

丁耀亢的民族意识，不仅在小说、诗文中有所流露，在戏剧作品中也同样有所表现，正如宋琬在《化人游》总评中所说：“今之传奇，无非士女风流，悲欢常态，不足以发我幽思幻想，故一托之于汗漫离奇，狂游异变。而实非汗漫离奇，狂游异变也。知者以为漆园也，《离骚》也，禅宗道藏语录也，太史公自叙也。”这表明，丁耀亢的戏剧创作是有感而发并有所寄托的。在历史剧变面前，丁耀亢的思想状态极为复杂，他的戏剧创作在流露出浓厚的遗民情结的同时，还存在着入世精神和出世情怀的矛盾交织，这倒真切地反映出一个汉族知识分子，在猝不及防的改朝换代之际的苦闷、彷徨、无奈，却又思索、呐喊、抗争的多重心态。下面我们就这一心态在其戏剧作品中的具体表现稍作分析。

丁耀亢的戏剧作品在内容上最值得重视的是表现了浓厚的“遗民情结”。

“遗民”，专指改朝换代后仍效忠于前朝的人。严格说来，丁氏并非纯粹的遗民。因为他毕竟做了清朝的官，尽管官卑职小，但终归是清王朝统治序列中的一员。不过，丁耀亢虽并非纯粹的遗民，但由于他的惨痛经历，使其积聚了浓厚的遗民情结，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控诉清兵的残暴，反映人民在侵略者铁蹄下的痛苦呻吟。丁耀亢的戏剧《赤松游》描写了秦汉战争、《西湖扇》描写了宋金战争、《表忠记》则描写了边境烽火，可见，以战争为背景，反映社会生活，是丁氏戏剧的一个显著特点。而描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又是它的重要内容。《西湖扇》传奇开头几折展示给我们的是江南秀丽的景色和人民和平宁静的生活。这里，“湖山绰约春水滋，淡烟笼染西施。那画桥柳色湖心寺，看游人来往参差。春光似水，更多少佳人名士”。这真是：“细雨微风湖上船，六桥花柳正嫣然。还邀西子明妆待，载酒题诗似去年。”然而，这一美好的景致和和平宁静的氛围，伴随着金兵的南侵顿时化为乌有：“尘起处，马乱喧；旗过处，甲兵攒；现挽着离弦箭，大戟花刀压战鞍。”战争给妇女带来的不幸更为悲惨。《西湖扇》描写金兵所到之处奸淫掳掠，妇女首当其冲：“将军战死残城破，薄命红颜马上来。落花飞絮任高低，面掩风沙马上啼。谁把千金酬孟德，镶黄旗下赎文姬。”剧中的两位女性，被金兵掳到北方后，一个“白日里挑水拾粪，夜里舂米洗浆”；一个被赏赐给功臣，为官家织纺。宋湘仙受到金将及大妇的凌辱，被迫进入道观。宋娟自诉其被掳后的经历道：“口享口享破车中，尘土荡鬓髻。塞马嘶寒风，玄冰真惨裂。披掷一羊裘，皴肌冷如铁。昼则强欢笑，夜则潜哽咽。”<sup>⑧</sup>《西湖扇》尽管最终以生旦团圆而结束，但情节上的团圆之喜并不能冲淡剧中人物的命运之悲。

值得注意的是，《西湖扇》尽管写的是宋金战争，但是，作者所写的金兵实际即指清兵。第十六折《双题》中直接出现了“正黄旗”、“镶黄旗”的字样，而以八旗编制军队，正是清人的军事建制，非金人所有。因此，作者在剧中所描写的金人的奸淫掳掠实即在控诉清兵的滔天罪行。类似的表现手法，我们在其小说《续金瓶梅》中也可以看到。总之，对清兵罪行的控诉，描写人民在侵略者铁蹄下的悲惨生活和处境，均表现了丁耀亢的爱国、爱民，痛恨侵略、痛恨强暴的思想感情。作者在创作中敢于直抒胸臆，描写社会真实，并且，笔触所及，直指新王朝统治者为忌讳的禁区，这在清初文网森严的历史情况下，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的。丁耀亢的其他剧作，如《表忠记》、《赤松游》也表现了战乱和不稳定的生活环境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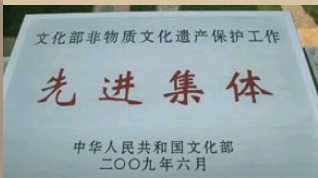
第二，推崇民族气节，描写忠奸斗争，总结兴亡教训。在传奇《西湖扇》、《表忠记》中，丁耀亢都描写了忠奸斗争。而且，将忠奸斗争置于边境烽火和国家兴亡的背景中加以表现。《西湖扇》以陈道东和秦桧分别代表忠奸斗争的双方。陈道东的“忠”已经超越了单纯对一姓一帝的忠，而表现为对国家命运和民

- 董健专栏
- 郑传寅专栏
- 郑尚宪专栏
- 邹元江专栏
- 刘平专栏
- 胡志毅专栏
- 陆炜专栏
- 朱栋霖专栏

### 热门图文



头顶四两青纱人呼 ..



山西师范大学戏曲 ..



古老的昆剧又过节 ..

### 站内搜索

按关键字

立即搜索

### 相关专题

- 孔尚任及其《桃花扇》 ..
- 陈美林教授论著论文 ..
- 试论丁耀亢的戏剧创 ..

100000

族前途的关注,表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作为宰相的秦桧却暗通金国,力主和议,苟且偷安,由误国而卖国。在朝廷内部又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根本不顾及国家利益、民族前途。作者把陈道东的爱国、爱民与秦桧的误国、害民进行了对比描写,予读者(观众)以深切的感受。此外,在《表忠记》中,作者也同样表现了一批以杨继盛为代表的忠臣义士与以严嵩父子为代表的乱臣贼子之间的斗争,特别是杨继盛的慷慨赴义,在作者笔下,充满了悲壮感。

丁耀亢描写忠奸斗争,揭露权奸招权纳贿,正显示了作者在国破家亡之际,痛定思痛,思索治乱之道,总结兴亡的经验教训。郭芬木在《〈表忠记〉弁言》中指出:“‘后疏’一折,借黄门口吻,指前代弊政,缙绅陋习,过于贾生之流涕,有如长孺之直慝。”从永乐起,一直到嘉靖,作者在剧中,把明朝历代帝王的弊政一一加以揭摘。

第三,丁耀亢的“遗民情结”还表现为托古寄慨,借戏剧形式表达其故国、故人之思。《赤松游》正是他这一思想情绪的反映。他在《作赤松游本末》中叙述其创作原委道:“昔吾友王子房慕汉留侯之为人,因自号子房。既通朝籍,见逆闯起于秦,乃抱椎秦之志。明癸未请兵灭闯,而及于难。余悲子房之亡,欲作《赤松游》以伸其志。”丁耀亢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对农民起义恨之入骨,在他看来,明朝灭亡的直接导火索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他甚至把清兵入关看成是“扫除秦寇真有汉高入关之遗风”<sup>⑨</sup>的义举。并且,当故友王子房利用刘泽清之兵围捕起义军陷入困境时,他“更为募数千人解安邱围”<sup>⑩</sup>。可见,他对故人王子房的怀念,实际是对王子房所维护的故明政权的怀念。不仅如此,丁耀亢还借剧中的张良形象曲折地表达了他的这一意念。张良本是战国七雄之一韩国宰相张平之之子,秦灭韩后,张良是抱着恢复故国之念投入到楚汉战争之中的。虽然恢复故国的愿望没有实现,但他在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之际,仍不忘故主,有修祭韩家陵墓之举。正如故韩政权的一位旧臣所说:“君侯功高帝室,业继前辉,既佐汉而灭秦,又修韩而念故。”张良对故国的怀念正反映了在清朝统治下明朝遗民的心愿,正如郑骞在《善本传奇十种提要》中所说:“(《赤松游》)以秦喻李闯,韩喻明,汉喻清,张子房喻王子房,兼以自喻,托古寄慨,纪念故友,且以抒发故国之思。”当然,他对故国、故人的怀念,对忠奸斗争的描写,虽然流露了他的民族意识,表现了他对兴亡治乱的思索,但也反映了他的落后的阶级意识。

## 二

丁耀亢的戏剧创作中所表现的入世精神与出世情怀的矛盾,也是值得重视的。国亡家难给丁耀亢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他自命“居士”、“道人”,正表明了他在遭受各种打击后,逐渐倾向于佛道思想。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平生信黄老,何事不知机”<sup>⑪</sup>;在《逍遥游·吴陵游》中又道“旨哉,杨恽之歌南山也!曰:‘种豆南山,化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每读此歌,实获我心。”丁日乾为丁耀亢诗文集《逍遥游》所写的序中称其“以南华阅世”。这表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烦恼以及人生理想的幻灭,使丁产生了浓厚的出世思想。《化人游》就正流露了他的这一思想。郑骞在《善本传奇十种提要》中认为:《化人游》是作者“遭逢丧乱,半生不偶,奇情郁气,无所寄托。此剧乃其自为写照”。剧中的何生“狂游江海,遍集英流”,与古往今来的诗人、名士、美女、名姝诗酒唱和、促膝品茗,真可谓怡然自乐,恍若仙境。海上风光使他陶醉,名士风流使他忘怀世事。何生的“决志逍遥”,正是丁耀亢真实思想的反映。在《化人游》之后完成的《赤松游》,丁耀亢对张良功成身退、羽化成仙的人生方式又表示了由衷的羡慕之情。在作者看来,人生“名缰诱,利锁留”,与其像韩信、彭越、英布那样留恋名利因而招致杀身之祸,不如急流勇退,“扁舟占尽五湖春”。可见,此剧所表达的出世思想也十分明显。

丁耀亢的出世思想一方面是由于国亡家破所产生的愤激之情所致;另一方面,出世思想也是知识分子传统人生观的一种体现,与知识分子追求人格独立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在一些知识分子看来,儒、道、释三者在某些方面是可以相互沟通的。如丁耀亢在《赤松游》第四十五折“归山”中即认为:“儒、道、释原同派”、“道家要一个有,佛家要一个无,儒家要一个现在,各臻绝顶,俱是长生。”在“绝顶”的位置上,儒、道、释三者是一致的。丁耀亢对杂糅着儒、释、道三种人生方式的向往,正反映了他排遣苦闷、寻求寄托、潇洒人生的生活观念。

丁耀亢的出世思想是与他的入世思想紧密相连的,因为他的“出世”是建立在“入世”之后,功成身退的基础之上的。如《赤松游》尽管是怀念故友而作,但剧中张良的人生方式,丁耀亢无疑是引以为同调的。《化人游》中的何生“三江四海五岳十洲,任意游上三年五载”之后,仍然要回到现实生活中。而且,何生在剧中一开始出场就自称,“雄心未死”、“逸兴难消”,这说明何生并未完全忘怀世事。

在明清鼎革前,丁耀亢的入世思想是十分浓厚的。他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虽然未曾中式,但毕竟表明他心存用世。他的许多诗作也展示了他的豪情壮志,如“黄金易尽骅骝老,白发难消壮士哀”<sup>①</sup>,“闻道秦淮王气在,武陵何必太元人”<sup>②</sup>,“尚有元龙身未死,暮年豪气傍江湖”。他感叹:“君已黑头为宰相,我犹白发为参军。”<sup>③</sup>丁耀亢这种入世思想自然与他的家庭影响有关,他的父亲及从兄皆为进士。并且仕宦有声。其弟耀心及侄大毅皆为举人。丁耀亢生活在这样一个功名仕宦成员颇多的家庭中,不能不受读书——科举——做官的生活方式的浸润。同时,丁耀亢本人与其他儒家正统知识分子一样颇有抱负,很想有所做为。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他任容城教谕,恰逢其任职的地方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大饥荒,丁耀亢主动捐岁俸百金以济士之贫者五十二家。他在诗中这样写道:“官卑难自达,触目心酸悲。出位恐获戾,穷士我所司。愿捐岁升斗,少济天泽施。精卫思衔石,功微心则痴。荣名安可冀,聊以谦吾私”<sup>④</sup>,这表现了封建社会一个良吏的爱民之心。另外,丁耀亢在张良这一艺术形象身上也寄托了他的人生理想。张良在归隐之前为帝者师,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辅佐刘邦建立霸业。张良的人生际遇正反映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包括丁耀亢在内的人生理想。

无庸讳言,丁氏的剧作也反映了其思想局限。例如,其剧作中因果报应色彩浓厚,《表忠记》中,“冥报”关目的设计,显示了作者的生命轮回观念。《赤松游》的结尾不同程度地透露了虚无思想。再如《西湖扇》中,对陈道东和顾史所代表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观、价值观表现出了同样的欣赏态度,这种既肯定坚持民族气节,又艳羨才子风流的矛盾心态,充分反映了他的思、人格的矛盾性。应当说,这种矛盾性也是当时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心态的典型反映。

### 三

丁耀亢的戏剧作品在艺术上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首先是曲词优美,富有艺术表现力。郑骞在《善本传奇十种提要》中称《赤松游》“曲文佳处甚多”、“不愧诗人之作”;称《表忠记》“词藻尤清丽遒健。”其戏剧语言,一般能随剧情或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而呈现出多种风格。如《表忠记》第五折“忤奸”、第六折“哭表”、第十一折“辱佞”、第十五折“射像”、第二十二折《后疏》、第二十四折“挥胆”、第二十六折“割股”等,折子中的曲文写得慷慨激烈,悲壮感人。作者把杨继盛爱国、爱民的赤胆忠心以及反奸斥佞的铮铮铁骨、视死如归的坚强而崇高的人格,通过富有激情的曲文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但是,在这一部作品中,又并非完全是这种慷慨激烈的语言,在其他一些折子中,如第十八折《化番》、第二十三折《托子》、第二十五折《代夫》等,曲词柔和,割切动人,作者将杨继盛平易近人、儿女情长的一面作了充分渲染,丰富了他的性格内涵。丁氏在《赤松游题辞》中说:“观侠则雄心血动,话别则泪眼涕流,乃制曲本意也。”可见,丁氏进行戏剧创作时,运用富于变化的语言风格塑造人物,是有其明确的创作思想做指导的。

其次,丁耀亢戏剧创作十分讲究结构布局,注意以一人一事为结构主线。这使得主题突出,脉络分明。即以《表忠记》来说,作者始终以杨继盛的人生道路为主线,剧本从他自小放牛,到步入仕途,中间几经起落直至走向刑场,在对他一生活动的描写中,折射出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现实。这些史实,从朝廷内部的忠奸斗争,到边境的烽火狼烟,从官吏的腐败和贪婪,到百姓的苦难与艰辛,作者始终围绕着杨继盛的人生历程展开。这样的结构布局既符合杨继盛性格的逻辑发展,又使读者对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现实具有切实的把握。尽管剧中也出现了王世贞、林润、夏言、邹应龙等一些与杨继盛同样正直的大臣,但是,他们在剧中始终处于辅角位置。然而,这些辅助人物又决非无非紧要,它表明杨继盛与严氏父子的斗争并非是孤立的。《表忠记》以《鸣凤记》为蓝本,但它一改后者之“拉杂散漫”,取得了“结构谨严,关目生动”的艺术效果。郭芥木也在《〈表忠记〉弁言》中批评《鸣凤记》,“以邹、林为主脑,以杨、夏为铺张,微失本旨”。可见,丁氏的《表忠记》在突出主脑、配置关目等方面远胜于《鸣凤记》。

再次,丁耀亢的戏剧创作在人物塑造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他在剧本中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真实的艺术形象。即以几个反面人物来说,严氏父子、赵文华、鄢茂卿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佞臣,作者抓住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些细微小事加以刻画,将他们的丑态尽情剥露出来。如第三折“佞寿”,作者尽情嘲笑和辛辣讽刺赵文华与鄢茂卿的干儿、义子嘴脸。在严嵩寿诞时,他们二人绝早出门,鬼鬼祟祟地来到相府门首。一个要送海狗肾、七宝金溺器,一个要送姑绒大卧毯。且看二人的对话,鄢茂卿:“赵老先生这金溺器,上面造有尊讳,又是七宝镶成,人再不能想到此处,真用心极矣。这海狗肾,一名膈膈脐,真的极少,又有制造长春药酒,一发绝妙。只是一件,未免俱在此道上用工夫了。”赵文华则曰:“鄢老先生,这床姑绒大

卧毯，想是看着他家新楼的式样织成，虽齐整，还不大紧，只是金合内大珠嵌的滇铃，拿在手里，连半臂都是酥麻的，苦心苦心。只是一件，未免也在此道上做工夫了。”作者让他们相互攻讦，在彼此嘲笑中将二人的奴颜媚骨、丑恶灵魂合盘托出。当然，这些干儿、义子之所以如此谄媚严嵩，无疑是为了求得个人私欲的满足。因此，这也有力地反衬了严氏父子招权纳贿的熏天权势和腐化糜烂的生活。第九折“分唾”更直述严世蕃的卑污、阴恶和冷酷，作者把他的污言秽行与杨继盛等人的忠直为民做了对比，强化了杨继盛等人斗争的正义性，深化了人们的爱憎感情。除主角外，作者对一些次要的反面人物如《赤松游》中的胡图，也颇下工夫，写得十分生动。当胡图听说朝廷令其限日缉拿博浪椎秦的凶犯时，顿时滚地大哭，担心误了钦限身家性命难保。更重要的是，用钱买官弄了一身“京帐”，无法偿还；而一旦他听说朝廷软件就是买卖来时，便精神大增，“作喜跳”。胡图这种前后不同的表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某些下层官吏敲诈勒索、鱼肉人民的本性；也反映了封建统治从朝廷到地方都已极端腐败。值得注意的是，丁对历史人物的塑造，基本上依据史实，如《表忠记》对杨继盛的塑造依据其自著年谱。至于赵文华与鄢懋卿的行贿细节，也并非凭空捏造。据《明史·鄢懋卿传》载：“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岁时馈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记。”以史实为依据塑造人物，这增强了其传奇的史传色彩。

此外，丁耀亢的戏剧创作富有浓郁的诗意，意境宏阔新颖。如《化人游》想象奇特，不但人物古今同台出现，而且场景变幻莫测。“吞舟鱼腹”、“幻中访幻”、“舟外寻舟”，这些场景的设置，尽管充满了荒诞感，但它符合何生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打击后，奇情郁气无处发泄，渴望摆脱世事烦恼，寻求世外仙境的迷茫和幻灭的心境。其他如《西湖扇》对西湖湖光山色，以及士女风流的描写，都具有一种画面感，使人如临其境。

当然，丁氏的戏剧在艺术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他以写史之笔写剧，基本上是案头之作，很少考虑演出因素。这恐怕正是丁氏戏剧虽“远胜于《六十种曲》中之寻常作品”，但却湮没无闻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从戏剧文学的角度看，丁耀亢的戏剧创作，在思想内容上，反映了易代之际一个经历了国亡家难的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在艺术上，能以诗笔描景绘人，有较高的艺术内涵，读来令人难以忘怀。

注释：

① 关于丁耀亢的生卒年有几种说法，本文采用郑骞之说。正德刊本《李杜合集》跋语云：“顺治癸巳（1653），余卜居海村，借而读之。甲午（1654）赴容城教署，携为容笥。……感而书之。琅琊丁耀亢题于容之椒轩，时年五十六。”郑氏据此推断其生卒年当为1599——1670。

②③⑦ 清乾隆二十九年《诸城县志·丁耀亢传》。

④ 烟霞洞<sup>廿</sup>曳《续金瓶梅序》。

⑤ 郑骞《善本传奇十种提要》，见《燕京学报》第24期。

⑥ 丁耀亢《西湖扇·前难》。

⑧ 《西湖扇》传奇卷前之《西湖薄命妾宋娟和泪书》。

⑨ 丁耀亢《作赤松游本末》。⑩《诸城县志》。

11 丁耀亢《归山草·与玄圃话别留赠》。

12 丁耀亢《椒丘诗·同保属诸公饯别胡兵宪载酒夜渡易水宿遥村寺》。

13 丁耀亢《逍遥游·海游·己卯南游卜居》。

14 丁耀亢《椒丘诗·挽张中柱阁老》。

15 丁耀亢《椒丘诗·甲午春畿南大饥捐俸纪事》。

（戏剧研究——国内第一家戏剧研究学术网站）

返回

打印

责任编辑：yang

相关信息

Copyright © 2002-2003 [中国戏剧网] Finish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址：厦门市海韵园科研楼（2）201

联系电话：0592- 传真：： Email：

页面执行：109.375毫秒

xx[xx.Net]网络技术支持

闽ICP闽备06011007